

小小说

农民侯德云

■红珂

傍晚来临。天突然裂了，暴雨倾泻。紧跟着，堂屋里小雨哗啦。

卞利香麻利地从床下拉出一摞塑料盆儿，有点儿伤感地说：“汛期又到了，这盆儿又派上用场了。”丈夫侯德云忙上前，一边娴熟地帮妻子分别把塑料盆儿放在地上、矮柜上、桌上、床上接雨，一边说：“今年汛前修了厨屋顶，明年咬牙也要修堂屋顶。”夫妻俩不管轻重地放盆，是丝毫不顾惜家具的，因为家具比堂屋更破。

放完盆，侯德云催：“你快去做饭。”

卞利香懂丈夫的意思：这么大的雨，说不定哪儿又要垮堤，得去抗洪呢。转身去了厨屋。侯德云披块塑料布来到院子里，看院墙有一截要歪，忙拿根棍子小心地顶上。看鸡窝狼烟得喘不上气，忙拿块塑料布严严实实地盖上。又看一个小马扎湿湿弱弱的禁雨，忙跑去把它掂起来。看看再没可救的，微微舒口气跑回屋。

卞利香很快做好饭端上桌，仍是一菜一汤。菜是青菜，汤是菜汤。侯德云坐下就大口二口地急吃。卞利香说：“瞧你！一到这个季节，就变得急巴巴的，催得我都忘摸鸡窝了。真该给你吃点儿好的，得出大力气呢。”侯德云憨憨一笑，说：“这就挺好，挺好。”是挺好，一夜无事。

第二天，卞利香一早起来做饭。雨停了，

阳光浅浅软软地娇羞着，很宜人。不过，雨张狂地泼洒一夜，说不定真就哪儿垮堤，得去抗洪呢。卞利香扭身去鸡窝前摸鸡蛋，真就摸到两个。小心地掏出来捧着，觉得它们花儿一般，不由舒心一笑。她要拿美丽的花儿给丈夫加个餐，多少补补他虚弱的身体。饭做好，侯德云也起来。卞利香一笑，指着碗里的煮鸡蛋说：“都吃了。”侯德云说：“还是你吃吧。”只是大口二口地急吃饭。卞利香一把抓起俩鸡蛋放在他面前，命令道：“都吃了！”侯德云说：“你吃吧。”还是大口二口地急吃饭。不几口，猛听黄泥湖渔场那边的负责人就亮章炸喊：“垮堤了——垮堤了——”侯德云放下碗，起身冲出去。卞利香在后边喊：“你就不能多吃点儿？吃了鸡蛋再去呀——”侯德云根本没有听到妻子的话。他跑来渔场，脱下上衣往杉树一扔，和赶来的六个人跳下湍急的洪流打木桩堵口。木桩打得那么实那么密，一条鱼秧也冲不走了。侯德云微微舒口气，上岸来，穿上鞋。

又猛听得那头儿就亮章一声令下：“下水堵浸！”侯德云忙和大伙儿跑去。他只甩掉一只脚上的鞋，就纵身于颈深的水中。管道里涌出的水冰冰凉，刀般刺人，侯德云不由一个寒战，又一个寒战。可他稳一稳自己，毅然扛沙包压浸。来回十几趟，侯德云渐渐地体力不支，哆嗦起来。但他咬紧牙关，再扛起

一包沙，顽强地走向管涌处。

也不知干了多长时间，体力透支的侯德云突然听到喊话声：“德云，瞧你脸色乌青。快上来，让我下去。”原来是六十岁的村组长阳建刚赶来了。侯德云说：“您年纪大了，还是我来吧。反正我一身湿透了。”说完，又顽强地扛起一包沙，坚定地一步步走向管涌处。阳建刚看着这个朴实的汉子，眼睛潮了。每次抗洪，侯德云都冲锋在前，还几次拆门板堵洪流，甚至在分流淹他家的房子和田地时，他也没有一丝怨言。这一刻，阳建刚清楚地看到，瘦弱的侯德云，脚硬扎扎扒住了地，头钢铮铮顶住了天。

险情终于完全排除。侯德云微微舒口气，慢慢地回家。抚摸着胸口走进院门，见厨屋吐出炊烟，知道妻子在做饭，便冲厨屋喊：“我心里不舒服，先睡了。”

卞利香听到丈夫的话，心一揪，忙灭灶膛里的火。把火压下，急跑堂屋。看丈夫脸色灰青，双目紧闭，心里一咯噔，一边使劲儿摇他一边喊：“德云——德云——”不见丈夫动弹，她脑袋嗡地一响，浑身一震，大喊：“德云——德云——”抖着手试探丈夫的鼻息，丝毫皆无。

卞利香面对着丈夫的脸，脑袋一片空白。她却眼瞅着丈夫微微舒口气，对她微微一笑。那笑脸，白云般明净。

诗歌



布，布……（外四首）

■贺红

扯下一片白云，揉碎了
漫天一撒，田野盛开朵朵棉花
棉花，除去籽，纺成纱
布，布……是织布梭子来来往往
经纬的交织，阡和陌的重叠
纵和横的缠绵，相拥、相吻
布，布……采用古老蜡染技术
蓝底白花，步入轨道，悬于窗
方寸间，四季都是春天
布，布……是布谷鸟声声呼唤
播种，收获，忙碌的日子
琐碎而冗杂，一如布的结尾部分
线头繁乱缠绕，间或有解不开的结
布，布……用一把梳子梳齐整
挽成一缕缕好看的流苏

把谎言晾在树枝上

我愿意接受所有谎言。包括
抹蜜的、蘸糖的、包裹五味子的
雾霾笼罩的、拥有榴莲外壳的
镀金的、镀银的、嵌蕾丝的
加边框的林林总总，我无条件接受
并像接受祝福一样感谢和感恩
毕竟不能生活在真空中
吸进氧气，也吸进二氧化硫
在污泥中生长，与虱子和平共处
才是生活本来面目，我
早就练就铜头铁臂，已百毒不侵
把谎言晾在树枝上，制造旌旗飘飘
花枝招展假象。阳光滤去水分
有一丁点真实存在，我接受

谒梁祝墓

在小提琴弦上行走的人
穿蝶衣，触须颤巍巍抖动
口中呼吸着蝴蝶的呼吸
拨开秋草丛生的坟莹
潜伏在草根上的心跳裸露
竖壁清野，把虫鸣一声声捡起
轻伏坟头低吟：梁兄，快起
在这条琴弦上，再送我十八里
秋风呜咽，战栗
琴弓上继续音符碎落一地

奇迹

在蜂蜜中融化，在掌心里开花
诺言坚硬成一枚山核桃
被时光的指尖把玩出金属光泽
试图挑战金刚石的硬度
话语权比水滴柔软，思想的藤蔓
在夜晚疯长，需要理清思路
编一条蜈蚣辫，由水晶发卡统领
或者编一把摇椅，摇出额头上闪电
风霜渐近了，来得及大雪封山前
街草结环，编织一个瑰丽童话
邀蒲公英种子讲述给群山
风用刻刀做主，把蝴蝶墓志铭
雕刻一首镂空诗行，绝唱

打开一扇窗

打开一扇窗！请给我钥匙
给我盐，给我糖，给我咖啡豆
给我金属与金属的撞击声
给我蜂窝煤炉和一把老式茶壶
煮沸背阴处的雪，给我
一块淬火的铁，让白云入住双眸
打开一扇窗！看两只松鼠枝间跳跃
看鸟鸣把太阳越举越高
打开一扇窗！练习吐纳之功
掏出肺部那郁的污浊，请进花香

散文诗

西风凋碧树（外四章）

■冰小曼

沙颍河的风，已经有些萧瑟。
清波倒映着一只白鹭和几株微微战栗的芦苇。

来不及挽留，西风早已凋零了碧树。

唯有，乡间小路枝头上两枚青果，还并肩坐着，低声说着什么。

时光忽已晚

纺织娘还在苞米叶上打秋千。
一只蟋蟀已经在角落开始低唱。
月光皎洁而明亮。
那风中纷飞的黄叶，惊慌失措。
怕跌碎了这温柔的夜色……

离人心上秋

秋天可有味道？
枫叶上的露珠含笑不语。
季节追着秋风，东奔西跑。
大雁南飞，月满西楼。
指尖一朵浸染心事的菊花，低声诉说着——离愁。

相见欢

月色溶溶，咖啡与茶的香味纠缠。
对视。此去经年。此刻的我心如止水。

相见欢。往事如烟。
只是，一转身，心内为何惊涛骇浪，暗起波澜？

明月几时有

一个人，一杯酒，一轮月。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秋夜，好像特别容易引惹离愁。

多想打捞起杯中的圆月，送给李白或者苏轼，让他们的诗词沾染上夺目的光辉。

或者轻轻摇碎，让相思变得有形。



吉祥富贵

郑克俭 作品

随笔

土地的忧伤

■许志敏

橘生淮南为橘，生在了北方则成了枳。土地也一样，生在了城市，寸土寸金，身价暴涨；生在了农村，却如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城市的土地到底有多金贵，单从我们小区的绿化带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貌。小区从入住到现在，只是短短三年时间，绿化带里一向修剪整齐的地皮草被人为地一点点拔掉，取而代之的是一处处“私家菜园”。蒜苗才露尖尖叶，小青菜一片碧绿，紫红的辣椒、开着黄色花朵的爬藤瓜，倒也姹紫嫣红，但总觉得有点触目惊心，不合时宜，好似见不得光的“小三”，无论多么鲜艳，也是霸占了不属于自己的土地。青菜本是朴素的，淡泊宁静，守着本分，偏偏人为地将它和一群名贵花草种植在一起，不知该是尴尬着谁的眼？物业三令五申，但见效甚微。每次路过，我常常想起老家的自留地，稀稀疏疏栽着几棵树占着位置，如若种菜，再种上几株陶渊明的菊，该是一幅多么悠然的画卷。还有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可种瓜果，也可种蔬菜，郁郁葱葱，一片生机，一定比生长在小区绿化带里理直气壮得多。

一位朋友曾戏谑说，城市的土地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农村的地就是那卑贱的丫环。朋友在农村老家有一处房屋，两层小楼，有宽大的院落，气派辉煌的大门。偏偏弃之不住，在省城买了几十平方米的“鸽子楼”。每次回老家，朋友都忍不住叹

息，这小院如若在城市里该多好，标准的小别墅，能卖个几百万吧。那目光恨不得立刻用挪移大法，把小院移至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才好。朋友在老家还有十几亩田，都以极低的价格转租了出去。朋友说，庄稼的收成需要等待一季，中间还有许多不可预知的结果，而他在城市的收入是立竿见影的，看得见的效益。再次感慨，他的土地若在城市附近该多好，卖给开发商，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此地彼地，城市的土地可以生金子，农村的土地只能收成粮食。

土地因城乡之分，它让人生前纠结，身后依然纠结。据说大城市公墓涨价之速度绝不亚于房价之涨速。身为城市人必须在生前多挣钱，为自己买一小块地，否则会死无居所，这和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相悖。农村人在此倒扳回了一局，只需在自己家的田里，看着哪块地顺眼，看看所谓的风水，随手一指，就能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完美的句号。

这种种畸形的现象就像农村的红薯叶和芝麻叶，因在农村随处可见，大多喂了猪羊，或者丢弃，到了城市就变了身价，成了昂贵的食材。任何事物都是物以稀为贵，土地也一样。城市土地越来越金贵，和它涌进来的大量人口有关。农村居住人口的减少，注定了农村土地的荒芜。或许这就是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